

寶顏堂訂正次柳氏舊聞

唐 李德裕 編

陳繼儒

明

高承埏

校

太和八年  
秋八月乙酉

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王涯等奉

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始終事蹟

試爲我言之涯卽奏曰上元中史臣柳芳得

罪

黜中時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

嘗司史謂芳言先是時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臣涯等既奉詔卽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璟詢事璟對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覩縷未竟後著唐曆採取義類相近者以傳之其餘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亡失不獲臣德裕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爲尚書郎

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皆覩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謂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一十七章歲祀已久遺彙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見故事愧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慙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編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

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愬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者煮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構火於殿煮未及熟息而假寐盼嚮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裝身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目以

候之而神覆鼎如初凡三者皆覆之乃止明日說又至告之故說降塔再拜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進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爲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均相愛若親戚昆弟之子

柳芳本張說所引說善白敘述與高力士詞協也

玄宗初卽位體貌大臣賓禮故老尤注意於姚元崇宋璟引見便殿皆爲之興罷去輒臨軒以

送其他宰相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  
上所拔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姚元崇爲相  
嘗於上前敘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荅崇語崇  
恐再以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  
高力士曰陛下初承鴻業宰相請事當面言可  
否而崇亟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相必大慙上  
曰朕旣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奏朕與之共  
決如郎署吏秩甚卑會力士宣事因爲言上意

崇以解而喜朝廷聞者以上有人君  
任之道焉

待信

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頗  
輕之無何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以吏  
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  
之者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蒙恩  
頗顧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從容謂曰邨  
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

臣有三子兩人分司東都矣其爲人多欲而寡  
交以是必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  
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爲之  
隱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  
微時是臣薦以至榮達臣子愚謂知古見德必  
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  
而薄知古之負崇也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  
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爲幸太矣

而由臣遂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於臣  
矣非所以禪玄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知古  
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  
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  
語曰爾知吾之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  
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  
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

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無不感悅

蕭嵩爲宰相引韓休與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睦嵩因乞骸骨上慰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爲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第至夕當有使如無使明日宜如常

朝請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黃柑子上以素羅帕苞苴其二以賜焉

玄宗好神仙往往召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老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來言其所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善筭心術視人投筭而能察善惡夭壽上使筭果老懵然不

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復召果老與  
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老今安在臣願  
得視之而果老坐于上前久之矣夜光終莫能  
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  
其中試飲以董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甚  
使以汁進果老遂飲三卮醺然如醉作者顧曰  
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色盡焦且黑  
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墮而藏之于衣帶中  
乃納于懷內出神藥色微紅傳齒穴中不寐久  
之視鏡齒粲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  
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  
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  
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也上強  
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  
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像俱備

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没于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上數尺稍上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絕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疋練既而昏霾大風雷霆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輒隨馬而至馳至衢中太樹多

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濡濕

時孟溫禮為河南尹目觀其事孔子諱嘗

言臣之祖先臣与力士同吏部員外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前後奉詔滅火友風昭然徧諸耳目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體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視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即射中賜若卮酒也肅宗拜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賜酒卮是時琳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詩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衆卒不用



之也

肅宗在宮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  
鬚髮班白常早朝見上上見之愀然曰爾其歸  
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洒掃而  
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  
爲之動色顧力士曰太子居處若是將軍盍使  
我聞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曰臣嘗欲奏上太  
子不許曰無以勤上念上卽詔力士下京尹亟

選人問子女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  
士趨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  
致子女皆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  
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  
選上大悅使力士招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  
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  
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  
竊自計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

護視不謹邪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  
后以手按其左脅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  
介金甲以操劔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  
左脅以劍決而入決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  
已也肅宗驗之于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  
遽以狀聞遂生代宗吳奏嘗言先臣与  
力士說之亦同也代宗之  
載誕也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  
后年幼皇孫龍體未舒負媪惶惑乃以宮中諸

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見上視之不  
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媪扣頭具服上睨曰非  
爾所知趣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  
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  
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  
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子飲樂焉肅宗爲太子  
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  
肅宗既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

蕭宗徐舉餘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此愛惜

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爲置坐於殿而偏張金鷄幃其來輒賜坐蕭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禮陛下寵之已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弭之爾興慶宮上潛龍之地聖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卽位立樓于宮西南垣署曰花萼樓朝退

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關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進玉環琵琶琵琶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章樂殿中常置之別榻以黃帕蓋之不以他樂雜而未嘗持用至是得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僧段師彈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眷眷因視樓下問有樂工歌水調者乎

一年少心悟上意自言頗工歌兼善水調使之  
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  
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爲之潛  
然出涕顧侍御者誰爲此詞或對曰宰臣李嶠  
上曰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玄宗西幸車駕將至延英門出楊國忠請遊左  
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  
疑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盜守

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于人不如與  
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徹炬而行聞者皆感激  
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  
王去邇何以過此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  
韋嗣於墅中得熟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  
之舉嗣思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上曰卿以  
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

因以爲戒迄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從臣聞知莫不感悅上孜孜警戒如是富有天下僅五十載豈不由斯道乎

天寶中興慶池上小龍常出遊宮垣南溝水中蜿蜒之狀靡不瞻觀及鑿輦西幸先一夕皆見龍乘雲雨自池中望西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泫然流涕顧左右曰此吾

宮中之龍也以命沃醑之於是龍躍而去

天寶中上於內道場爲光庶祈福親制素黃文及登壇之際其文乃自然凌空而上騰於天也聞空有言聖壽延長王公已下請編入史冊制從之

寶曆堂訂正次柳氏舊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